

【流光碎影】

文/片 牛国栋

蹭书看屡遭白眼

我读小学之前,家住济南广智院旧址,买书最近的地方是国货商场,早年叫劝业场。那里都是小商店,书店则更小,店名早已忘记,好像还兼卖文具。作为孩子的我,自然只对儿童读物感兴趣。记得有一种比火柴盒大一些的折页式读物,有各种汽车、轮船和飞机等交通工具的绘画,我特别爱看。当然也有不少看图识字之类的画书。碰到文字内容较多的小画书则由父亲读给我听,还以此伴我入眠。

上世纪60年代末,我家搬到位于北园的国棉一厂职工宿舍,距离最近的书店是济泺路与标山路交界口的新华书店工人新村门市部(即现在的天桥店),那座方正简朴的两层小楼成了我购买小人书的好地方。小人书的题材大都是战争及英雄人物故事,到了年根,书店里人满为患,人们争相购买“马恩列斯毛”等领袖像及样板戏人物剧照的年历、宣传画等,装点狭窄简陋的家居空间。

那时书价便宜得令今天的人们不可想象,一本二三百页的书标价一元左右,但对于家庭收入很低、零花钱极少的

生活在济南50年之久——

我的淘书地图

孩子们来说,依然很奢侈。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在书店只是“乱翻书”。那时图书不是开架销售,隔着玻璃柜台中了书架上的书,要呼唤营业员一本一本拿过来,由于我们多是只看不买,经常遭到营业员的白眼或呵斥。

古旧书店淘“内部发行”图书

1978年底我参加了工作,任职的省旅游局位于经三路纬六路的济南饭店。这座方方正正的大院子是抗战前日本驻济南总领事馆,解放后省政府用来接待海内外贵宾,毛主席曾在这里住过几次。主席住过的是一号楼,是当年日本总领事的官邸,房子宽敞高大。而我们办公的小楼则是副领事的居所,空间逼仄。

为丰富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局里专门设立了两个高大文件柜,购买文化书籍供同事们借阅。购书的任务就落在了年轻、能跑、爱书的我身上,而距单位不远的经二路新华书店市中门市部便是我选书的大本营。那时的经二路纬四路是老商埠的标志性区域,与泉城路百货大楼一带同为济南重要的商业中心,第一百货

公司、万紫巷商场、泰康食物店、瑞蚨祥绸布店等无不人头攒动,市中书店也是顾客盈门,后来这家书店还率先实行了开架销售。

与济南饭店同在经三路的古旧书店也在停业十多年之后重新开张,使我知道了什么是线装书和毛边书。古旧书店的二楼则是新华书店第一服务部,业内人称“一服”。服务对象主要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批发业务,兼顾零售。经营的书籍中最吸引人的是“内部发行”的图书,多是国外译作。之所以内部发行,有的是没有取得版权,有的是西方国家的,还有苏联等国与我们关系紧张期间出版的带有“政治问题”的书籍,像《克里姆林宫秘闻》、《斯大林传》等,之所以发行,主要供读者“批判阅读”。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来济南的国外游客日渐增多,济南饭店便成为济南首家旅游涉外宾馆。为外宣需要,济南饭店将3号楼二楼小礼堂原来的一个服务台改造成一间玻璃小屋,开辟为齐鲁书社门市部,也正是这间小屋,打破了长期以来新华书店独家垄断图书零售的传统。一些当时社会上少见的好书,像文革中被打成“毒草”禁止出版,后来又陆续解禁

恢复出版的中外文学名著,都从这间书店最上架。

那时社会上对中外名著的需求量很大,很多书常常供不应求。对图书如饥似渴的我,为买到自己喜欢的书,便与“一服”的老陈先生和齐鲁书社的刘姐搞好关系。想要的书事先打好招呼,来了《封神演义》、《唐诗三百首》、《金陵春梦》等书,他们总是给我留好。

泉城路新华书店如日中天

1985年,省旅游局迁址千佛山脚下,专门开辟了大图书室,并有专人管理图书。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济南商业重心东移,老商埠的书店和其他商店一样渐渐冷落。相反,泉城路新华书店如日中天。

泉城路新华书店最早位于泉城路南,正对芙蓉街口,这座两层的民国老建筑是东方书社旧址。这家书店老字号始建于1928年,来济南执教的老舍和当地的许多知名学者、和青年学生都时常光顾。解放后,东方书社并入公私合营的中图发行公司济南分公司,并先后成为新华书店及其旗下的少儿书店和音像书店门市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常到这里淘原版音乐CD。随着泉城路拓宽,这家老字号旧址永远地消失了。斜对面的新华书店新楼,无论店面规模、图书种类和服务水平都堪称济南书店业的翘楚,支撑着济南人心中的文化大厦。

说来也巧,前些年在中山公园旧书市上,我高价淘到一本图文并茂的《武训传》。作者张默生曾担任济南省立一中校长,抗战期间任上海复旦大学文学院教授。他是先秦文学研究大家,却用很通俗化的大众语言讲述了武训乞讨兴学的传奇故事。弥足珍贵的是,区区六十四页的小书竟有艺术家、教育家丰子恺手绘插图二十余幅。而这本奇特的小书正是东方书社1946年出版的。每当看到它时,我心中的淘书地图变得立体,我与图书的故事也平中见奇。

【民间忆旧】

想起北园的藕田,还有泥鳅

□李振声

1958年我才八九岁,陪爷爷治病曾在济南住了一个多月,那段时间爷爷动手术躺在医院,父亲天天在马路边大炼钢铁,我一个半大小子闲不住又胆小,不敢到远的地方游玩,只好在周边逛逛找点乐趣。那时父亲的单位宿舍在花园庄,越过铁路向北探寻,我试图去开辟一块新的乐园。没想到竟然大有收获,在济南我找到了家乡的感觉。

原来我发现了一大片藕田。正值夏天,莲花朵朵摇曳生姿,荷叶团团铺天盖地,没有楼房遮阴,不见汽车冒气,没有遍地烧焦炭的土炉和乱哄哄炼钢铁的人群,我的感觉像回到了家乡的原野。当时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叫北园,只是喜欢那里的水清、天蓝、叶绿、花红,我睁大眼睛看景,张大嘴呼吸,觉得连空气都是从老家那边吹过来的,清新湿润带着一股香味,虽不浓郁,却能醉倒小孩儿。我沿着荷间的小径乱穿,牵牵荷的手,碰碰荷的腰,摸摸荷的蕾,感到特别亲切,就像在我们老家村东池塘的那片睡莲旁边游玩。突然,从底下那汪水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脑壳:黑乎乎的花脸,贼溜溜的眼睛,哇!是条泥鳅。我想和它打个招呼,它却麻利地钻进淤泥,瞬间不见了踪影。

我在老家经常和泥鳅过招,斗智斗勇,胜多负少。泥鳅虽然圆滑,但游泳技术不佳,见到有人逮它不是摇头摆尾地乱窜,就是钻入泥潭藏身,只要找准它们身后留下的小孔,一准儿逮个正着。

在济南能见到泥鳅让我十分惊喜,只是这里的藕田不是老家的水沟,我不能乱进,只能找些荒芜的池塘下去玩玩,不过也很好,照样有泥鳅。逮泥鳅是个技术活,比如在泥鳅中找准它们的藏身位置就不容易,即使找到了也无捉住的把握,因为它们太滑,轻轻一钻就能从你掌心逃脱。不过凭着我在老家练就的本领,对付它们还是绰绰有余,每次去逮泥鳅都不会空手而归。有一次我还逮住过一条黄鳝,开始吓了一跳,以为是水蛇,“嗷”的一声扔出老远,等缓过神儿来仔细一瞧才知道我撞大运了,原来我逮的这家伙堪称是泥鳅家族中的极品。

记得在老家每次吃泥鳅炖豆腐的时候,母亲都要把泥鳅挑出来单独端给爷爷,说泥鳅有营养,是大补。我也想把逮到的泥鳅做给爷爷吃,好让他早日康复出院回家。我只记住了母亲做菜前的第一道工序,在盛泥鳅的水缸里放进一点碱面,让它们自己吐泥巴,可接下来应如何操作,我一概不知。于是,我把吐完泥的泥鳅活着放进搪瓷锅里,又买了一大块豆腐圆囤扔了进去,然后把锅端小煤油炉子上用小火慢炖。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感觉差不多了,便关掉炉火掀开锅盖,结果大吃一惊,你猜怎么着?泥鳅不见了,只剩下豆腐浑身是孔像个蜂窝。仔细打量豆腐身上的洞洞,发现那些可怜的泥鳅全横在里面。原来随着水温不断升高,泥鳅们把豆腐当成了避难所,争先恐后地往里钻,闻着豆腐的清香温柔地死去。我把它们连锅一起端进了病房,爷爷放进两粒盐巴,抓上一撮香菜,滴上几滴香油,吃得津津有味,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嫩的泥鳅肉,从没吃过这么鲜的豆腐汤,还说这道菜是我大孙子发明的,得给它起个名字,就叫“泥鳅钻豆腐”!

爷爷病好了以后,我们回了老家,我却始终忘不了那片藕田,当然还有泥鳅。二十多年后我来到济南定居,刚刚安顿好就跑到北园去看它们,藕田还有,只是只剩下很小的一块。泥鳅应该也有,但我没见到,估计来来往往的人太多把它们吓着了,不敢露头。藕田四周已建起了楼房,黑洞洞的窗户像虎视眈眈的眼睛,正一点一点地向这边蚕食,我看到了藕田和泥鳅面临的危机。果然,又过了几年,它们真的消失了,消失得干干净净,没留下一点痕迹。北园的藕田,还有泥鳅,从此成为了历史。



济南古旧书店。

爱历下 写历下
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
协办:历下区作协 邮箱:qwbqst@sina.com

映日荷花别样红

□ 黄杏林

她的感情太深太深。

阳春三月,正当杨柳吐绿、万物勃发生机的时候,碧波荡漾的湖水中,小荷经过一冬的能量储备,争相冒出了水面,崭露出它喜人的尖尖角。别看它锥形体态不起眼,它的能量,它生长的速度,可不敢小觑。它像我们用手搓紧的一个尖头纸卷,手一松开,纸卷就会一圈一圈地松散,最后伸展成一张纸。荷叶卷成的那尖角,也是越长越松,逐渐松成喇叭形。紧卷着的叶子,边松动边生长,等卷筒全部舒展开了,一个圆圆绿绿波状边儿的荷叶就面世了。它像一个巨大的翡翠托盘儿,被叶柄高高地擎起,离开水面。荷叶连着荷叶密密地站在一起,放眼望去,碧绿的一大片,很是养眼。若碰巧下雨,雨水打在荷叶上,像交响乐一般。雨滴落进这碧玉托盘里,滚起了粒粒珍珠,这般绝妙的景致,让人永远过目不忘。

初夏时节,荷叶间,花梗便开始顶着荷花骨朵,高托出

水面。那骨朵,就像蘸上浅红水彩的毛笔头,随着日照日数增多,那“笔头”越来越饱满,红色的水彩,也越来越深浓,等到紧紧抱作一团的花瓣,渐渐开裂的时候,“笔头”的尖儿没了,重重叠叠的花瓣又围成了一个平口酒杯,不多天,花瓣就像在有意给人放慢镜头一般,悄悄地慢慢地绽放了。等椭圆形的船形花瓣全部错落绽开后,就看见花瓣环抱着一个金灿灿的花心,花心由数缕杏黄色的绒线般的花蕊组成,花蕊正中间挺立着一枚金黄色倒锥形的花托,那花托就是花的儿子莲蓬的雏形。

俗话说“红花须有绿叶配”,大明湖里,成片成片的绿荷叶衬着朵朵红荷花,那简直是绝配。其实荷花也有白色的,只是数量少一点。白的素雅清爽圣洁;红的,华贵艳丽喜庆。盛开时,无论红荷花,还是白荷花,都像披着婚纱的新娘,袅袅娜娜,亭亭玉立。微风吹过,身姿摇曳,楚楚动人。荷花喜热,喜光,喜太阳,越是火

热的太阳当头照,荷花就越开得格外水灵,格外炽盛,格外红火,格外喜人。

过去,一到荷花花开时,就有挎着篮子沿湖叫卖荷花的小孩或妇人,我只要碰到,总会买上几枝,有花骨朵,有半开的,也有全开的,放在水桶里,还真能开几天。看着她盛开的模样,闻着她优雅的荷香,绝对是一种美的享受。荷花只有和她亲近时,才能闻到她那幽幽淡淡的清香。她的香,非但不腻人,不喧人,不伤人,反倒会润人肺腑,久久地留有余香。是啊,荷花是以水中仙子丰盈俊美的容貌动人,以出水芙蓉清秀端庄的气质迷人,以出污泥而不染的美德夺人,而不是以浓烈的香气吸引人,这正是荷花高贵、大气、纯洁、谦虚之处。也是我最偏爱她的理由。其实,荷花就是我们济南人的象征,它的特质和品德,正符合我们济南人的特点——朴实、庄重、热情、大方、不张扬。把荷花定为我们的市花,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